

浩劫与辉煌

张联芳 主编

日沉太平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⑤

马骏 黎明 著



华夏出版社

121
浩劫与辉煌：

日沉太平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 ⑤

张联芳 主编

马骏 黎明 著

华夏出版社

1994 · 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浩劫与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之五

日 沉 太 平 洋

张联芳 主编

马骏 黎明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30千字 插页2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5950册

ISBN 7-5080-0242-3/I·335

定价:11.80元

我的“历史演义”观

——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出版之际

三年前，在《世界史通俗演义》出版时，我曾对前来采访的《北京日报》记者郭洪新先生表示要继续走“历史演义”的路子。承学界志同道合的朋友扶助、出版界的鼎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世界末代皇帝演义》、《欧美列国志》等陆续上马。本书是我和几位作者共同努力的又一成果。

以通俗活泼、引人入胜的“演义”体写历史，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但时下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比如说历史演义作品不能算科研成果（甚至连科普也算不上），对此，我不敢苟同。我已年过六旬，还执意坚持走“历史演义”这条路，说起来一是想为“历史演义”正名；二是力求满足最广泛读者朋友的读史欲求。

谈到为“历史演义”正名，这里涉及到历史学本身的许多理论问题，诸如：

- ▲从历史学的自身性质来看，它是否可以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若是，二者在理论上的对立又怎样在实践中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看，客观历史本身是否有其固有的审美特征？换言之，历史当中是否天然地具有艺术的色彩或成分？如果有，历史著作该不该再现它？再现它需要采取何种形式？
- ▲从历史学的功能上看，除了再现客观历史事迹、传播历史知

识外,是否还需要表现历史的风采与精神?它有没有历史审美的功能?又怎样才能有效地传播历史知识?

▲从历史写作的主体来看,历史学家在解读史料、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以及著述行文当中,是否必然地会发生所谓的“历史的想象”、“走漏”或“旁白”等戏剧化的艺术样态?

▲从体裁上看,历史著作是否必须死守那种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形式?可否采用相对轻松活泼、引人入胜的形式?要不要追求历史学美感?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历史著作应否考虑其阅读心理?是否需要从他们的角度来反观历史著作?如果需要,那么,哪一种著作形式最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岂不是那最美的一种形式吗?

▲从当今西方史学的最新动向来看,计量史学呈现走下坡路的趋势,重新出现一股“新叙事史复兴”和“心态史学”的动向,为什么?

如此众多的问题,这里当然不可能去展开论述,也不可能去一一引述古今中外历史哲学家、艺术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与见解;这里只想说明,我主编这套以“演义”形式出现的历史著作,是与上述思考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些理论问题无一不从“演义”体裁与形式上生发出来。此亦正如古人所说的:“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明“体”达“用”,知微见著,如此而已。

在中国作为一种著作形式,“演义”体源远流长。不过作为一种有稳定套路与风格的形式固定下来,约在明清时期。它继承了传统的说书演唱艺术的某些传统,又强化了骈四俪六的章回题目特征以及人物故事情节方面的生动性与复杂性,并以其内容的丰富完整、故事的曲折动人以及形式的引人入胜而受到历代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从“演义”作品的价值取向上看,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罗贯

中《三国演义》为代表，特征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一派以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为代表，反对前者的虚构与渲染，主张一本于历史事实。其实，无论哪一派，无不与历史著作相通。当时的小说评点家如李卓吾、李渔等，在评点“演义”作品时，常称誉其“颇得《史》《汉》家法”，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依我的理解，“演义”至少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一种艺术门类，除包括固定的套路形式外，还包括一套特有的语言与修辞手段，包括特定的叙述内容；其二，是指一种著作体裁、著作形式，不包括内容方面的因素。我们这套丛书所用的“演义”二字，即以后者为准。古今中外出现过大量历史叙事诗，如荷马史诗曾引起西方的考古大发现，中国的“杜诗”有“诗史”之称，历史作品被称为“无韵之《离骚》”者并不少，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标示“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如此说来，“演义”体何不可以应用于史呢？

我这样讲，并不贬损“形式”的作用，否则，又何必采用“演义”的形式呢？关于著作形式的重要性，本世纪初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早就有过说明，无须赘述。要说明的是，我们这套“演义”作品完全以历史发展的本身顺序为主线，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没有凭空虚构与向壁杜撰的成分，但这不排除采用一些艺术的手法，以更加有效地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事迹，用学术事实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因此，这套书叫“历史演义”，而非“演义小说”或“历史小说”。

一门健全的历史学，应该是科学性、艺术性、启喻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历史学是真（历史事实）、善（历史教育）、美（历史文学）的统一，是作性（修辞）、记性（考据）、悟性（义理）的统一，是才（词章）、学（史料）、识（理论）、德（人格）的统一。演义体用于讲史，既符合历史自身的本性，也是历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司马迁的《史记》，被尊崇为古代历史著作的典范，但同时又是历史叙事文学的典范，是文史结合的样板。尽管后世文史逐渐分离，但无论是刘知

几,还是章学诚,都在反对文人修史的同时,莫不主张史家必须通文。这就既避免了历史著作因文人修史而带来的不科学、不真实现象,同时也避免了历史著作的枯燥与干瘪,从而成为一个并不偏枯的完整理论。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国研究二战史或世界现代史的专家,同时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文学手段(包括典型化、形象性、想象力、意识流以及其它文学写作技巧),对自己深谙的各种史料,进行筛选、提炼、锤炼和升华,并三番构思、布局,反复斟酌、推敲,最后才落笔成文。

空前绝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交战双方进行的海、陆、空军事战,而且是政治战、经济战、谍报战、文化心理战和意识战,富有传奇色彩。但迄今为止,在我国,虽陆续出版了若干学术性较强的有关著作,由于种种原因,体现这场战史“三性”并进行立体式和全景式的描绘之作,似寥寥无几。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绝密”史料的更新,旧的结论被推翻,加之人们的思想解放,使“二战史”固有的“三性”具备了进一步体现的主客观条件,这也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二战新的浓厚兴趣,也给我们编撰本书带来新的内容,试举数例:

- 抗日主战场在国军一方。
- 汪精卫摆脱戴笠盯梢。
- 男装丽人的秘闻。
- 宋美龄周旋于盟军诸帅之间。
- 隆美尔密赴北非巧施美人计。
- 罗斯福的苦肉计。
- 日军的淫密地狱。
- 卡廷森林大屠杀的内幕。
- 斯大林是否曾准备投降德国。

●斯大林与西方划分势力范围的雄心。

本书作者在形象记录二战进程和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还不
断地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感情色彩渗透于文词的纹理之间，无不
令人感到人物是活的，事件是真的，读来明快而真挚，不禁拍案叫
绝！

本套丛书的主要特色是突出人物，以人带史。二战的内容十分
广泛、丰富。对于我们的书，人们可以从军事学、政治学、人才学、文
化心理学、外交策略、民族关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领导方法与
艺术等方面去研究它，从中获得知识和历史借鉴；还可从文学的角
度来欣赏它，从中获得美的享受。无论你的文化程度怎样，也不管
你的职业是什么，人之一生总是难免坎坎坷坷，不会也不可能一帆
风顺。当你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这套书或许可以为你提供某种
启示；当你处于进退维谷时，这套书或许可以给你开辟第三条路
——在书页中发现一块自己的天地。陶醉在这块小天地里，比看着
周围那种势利与冰凉的人生，忍受着空虚的痛苦，也许会两种截
然不同的境界罢。

序文在形成过程中，曾得到贾英华、李宏岩、杨玉圣等先生的
支持、鼓励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张联芳

1993年5月于北京管庄

楔 子

男孩普遍顽皮好斗，却有殊异。吾自幼喜爱侠客武士，却光说不练，仅从书中与好汉神交，竟遍读《水浒》、《三国演义》、《济公传》、《封神榜》、《精忠说岳》此类通俗文学小说。岂料，却从这中间对历史染上兴趣，凡与史相关，无论正野，均舍食而览，以至最后报考历史专业，成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实在始料不及。

从历史演义类小说走上历史专业道路，毕竟偶然。但个中必然因素乃在于历史演义可使大数人从中认识我们人类走过的足迹。因为专史、信史是少数人书斋中的事情。故而，演义虽不及信史那种所谓“严谨”，却自有妙不可言之处，有信史不及之功效。于是乎，吾在研究信史之余而著此书。至于为何专撰太平洋战争，无他，吾乃专门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工作。

目 录

第 一 回	小日本逞威东亚 美利坚养虎遗患	(1)
第 二 回	华府东京明谈判 日美矛盾难冰释	(14)
第 三 回	山本运筹揽赌注 源田出谋论输赢	(27)
第 四 回	吉川衔命珍珠港 总统痛施苦肉计	(41)
第 五 回	勇山本阵前点将 忠妇人自杀训儿	(55)
第 六 回	实兵演练鹿儿岛 天皇敕颁“大海令”	(66)
第 七 回	罗斯福诡诈赚敌 珍珠港生灵涂炭	(79)
第 八 回	东京城弹冠相庆 华盛顿蒙辱宣战	(92)
第 九 回	小侯随军东南亚 高井击沉“威尔士”	(107)
第 十 回	麦氏败走马尼拉 联军大战爪哇海	(120)

第十一回	尼米兹临危受命 杜立特空袭东京	(133)
第十二回	日本国官民震惊 珊瑚海航母大战	(146)
第十三回	五十六吴港摆兵 罗少校破译敌情	(159)
第十四回	南云举棋一着错 美机得意中途岛	(172)
第十五回	山口与舰共存亡 征战归来作“囚徒”	(185)
第十六回	登陆兵问病主人 三川君夜袭美舰	(198)
第十七回	一木瓜岛遭厄运 日美大战所罗门	(210)
第十八回	川口恃勇败“血岭” 小俣招募慰安妇	(222)
第十九回	慰安女蒙辱受侮 川口部饥噬人肉	(234)
第二十回	攻机场百武败绩 袭美舰南云险胜	(246)
第二十一回	山本败走瓜岛海 百武待援生死地	(259)
第二十二回	皇军瓜岛大撤退 肯尼挫败登陆兵	(271)
第二十三回	亲兄恨杀两胞妹 美军欲索山本命	(284)

第二十四回	兰菲尔射杀山本 阿留申美军反攻	(296)
第二十五回	麦帅兴师指南洋 哈氏大战所罗门	(309)
第二十六回	天皇裁定国防圈 布岛登陆风云急	(322)
第二十七回	美军火攻贝蒂奥 总统迫服丘吉尔	(334)
第二十八回	议战略两帅争先 集双权东条上任	(346)
第二十九回	仿蛙跳美军用武 缺麻药日医疗伤	(358)
第三十回	失塞班军民自杀 遭群议元凶受贬	(370)
第三十一回	麦帅重返菲律宾 大西毒用神风队	(383)
第三十二回	东京城李梅用火 冲绳岛“菊水”特攻	(396)
第三十三回	爆核弹两城俱毁 降日本大洋澄清	(409)

第一回 小日本逞威东亚 美利坚养虎遗患

欲壑本难填，忍看东亚涂炭？激起天怒人怨，恨占吾河山。驱鬼降妖求列强，不免泪潸然。意使火中取栗，却养虎遗患。

——调寄《好事近》

话说有分必兴一强国，强国必始于一明君。在亚洲大陆东部有一列岛，有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个大岛和 3000 多小岛组成，独处于西北太平洋上。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次巡游齐国琅琊，欲寻长生不老之术。时有山东黄县方士徐福闻知，主动上书愿为始皇入海求仙药，永驻青春。始皇大喜，遂命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前往三神山觅药。岂知生老病死乃常情，世上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徐福求仙药一事自然不成。但他已在天子面前夸下海口，说有仙药，觅不到药岂不犯欺君之罪。欺君轻者处死，重则灭九族。徐福情知不妙，于是乎走为上计，索性带着这三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向海外飘泊。后来他们来到东洋的一片列岛。徐福令三千童男女择偶婚配，繁衍后代，原来竟成了一个大和民族，建立了日本国。

日本人是否是徐福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的后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已很难考证。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过日本与中国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倒是事实。古时，中国乃是泱泱大国，民富国强之际，而日本却还徘徊在“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阶段。后来由于从中国引进铁器和水稻，生产力登时大为进步，逐

渐进入了文明社会。三国时，日本九州北部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称邪马公国，女王卑弥呼曾派使前往中国，向曹魏帝称臣纳贡。中国皇帝龙颜大悦，敕封卑弥呼“亲魏倭王”。又过了几百年，本州中部又兴起一个大和国家，东征西讨，灭国无数，终于建立起以大和民族为主体的日本国，而后日本派大批留学生和遣唐使到已步入封建盛世的中国学习，仿照中国封建制度，改弦更张，日渐强盛。时人谁也没想到，一千多年后，这个弹丸小国的学生，竟把泱泱大国的老师欺侮惨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待到 19 世纪中叶，日本封建社会几如一个老牛拉破车，内外交困，民怨四起。原有的大名武士不思进取，居于都市之中，依旧眠花宿柳，整日走马传觞。长此以往，岂能不坐吃山空，捉襟见肘？为满足私欲，他们变本加厉，巧设名目加紧向民众盘剥，陡使大批小农、下级武士破产。不仅这些人，连那些豪农豪商也气愤难抑，纷纷要求变革祖制，求强求富。猛将起于军旅，英雄生于乱世。却说长州藩有一年轻的下级武士，名唤吉田松荫，自幼饱读诗书，在名书的教诲下，博览了四书五经，国文洋学，学识渊博。吉田目睹羸弱日本之现状，时常扼腕兴叹，遂在故里松下村办起讲学班，鼓吹“尊王攘夷”之道。一日，他在班里讲授皇权国威。学生山县有朋问道：

“时幕府败腐，朝廷有主似无主已八百余载，先生意下如何？”

吉田扫了一眼窗外答道：“天皇大权旁落于他人，乃异事之端。自古天皇乃大和之神也，不可侵犯。今日国家衰败，民不聊生，正在于不能遵循万代一统常规。”

学生伊藤博文复问：“依先生之见，日本当为何国？”

“君临万国！”吉田毫不犹豫地答：“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不仅非应制于外，而且应制外。待将来强盛之时，趁势夺取堪察加，告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且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有如古盛之时。割北满之地，收南台、吕宁诸岛，以示渐进之势。”

说罢，他问学生：“诸君是否知道丰臣秀吉之人？”

“知道！”学生们说。

“丰臣前辈曾率日本舰队两次西征朝鲜，意欲征服中国和印度。无奈天时不利，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愤恨而歿。今日吾辈应使神方未遂者得遂，丰国（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

一席话说得众人莫不欢欣鼓舞。

这时，井上馨站起前趋问：“如何能使吾国达此目的？”

吉田颌首示意其坐下，答道：“方今国家内忧外患，只缘幕府一家不思国患，不顾国耻，不奉天敕，其罪之深，天地不容，神人俱怒，须据大义讨灭之、诛戮之，只有如此，日本方可见天日，振国威。”

山县有朋亦起身问道：“欲使日本强盛者将是何人？”

“山县君试言之。”吉田道。

“学生不才，肉眼安识天降大任之人。”

“休得安谦。”

山县见状而言：“幕府诸侯，皆为醉人，扶之无术，挽救国家者，唯赖草莽崛起之人。”

“君言极是，”吉田赞道：“中国古代三国曹操曾言‘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明朝顾炎武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故而，辅佐天朝中兴之大任，唯赖包括诸君在内的全体国民耳。”

吉田松荫的学生果然未负师望，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日本近代重臣。这是后话，这里不表，只是吉田松荫“尊王攘夷”的理论很快为倒幕维新派所接受。几年后，以下级武士为首的倒幕派发动政变成功，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由下级武士掌权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明治政府，是为“明治维新”。

新登基的明治天皇早就接受了吉田松荫的思想，上台伊始就发布：“吾国立国之宗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由维新派组成的朝臣听后，莫不雀跃。1818年的一天，天皇临朝。殿前官高叫：“有事出班上奏，无事卷帘退朝。”吉田松荫的学生、参与（相当

于阁员)木户孝见上奏道:“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其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话毕,又转出外务省官员佐田白第道:“木户君所见极是,占领朝鲜既大练我之兵制,又辉皇威于海外,请陛下裁夺。”

天皇准奏道:“众卿所见与朕一致,无奈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不宜即时举事,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之时,即依卿所见,占领朝鲜,大振皇威。”

果然,1875年4月,日本寻衅制造“江华岛事件”,派陆军中将黑田清隆率舰队出兵朝鲜。强迫朝鲜签订丧权条约。从此,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征途。

首次扩张得果,日本野心大开。其中先前提到的吉田松荫的学生山县有朋更是踌躇满志。此人身材高大,面容清矍,留有仁丹胡,眉宇间透出一股威气。明治维新前,他授教于吉田松荫门下,深为老师构画的“日本乃万国之本”的蓝图所叹服。维新后,他进入军政两界,为天皇所器重,委以建军全权。山县深感责任之大,不忘知遇之恩,岂敢不效犬马之劳。他亲率军事代表团,到英、美、法、德、俄、荷和土耳其等国研究和考察军制,以求练兵新法。回国后,立即实行一套适合日本国情的军事改革计划:统一军制,实行军政、军令相分离的德国“二元化”军制;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军队属于天皇,军队乃天皇之武装,曰“皇军”;创办新式军校,培养“步、骑、炮、工兵之士官”;建立强大的海军;采用新战法等等。

山县的军事改革引起军队中旧势力的反对,纷纷上奏天皇,状告他“毁军乱国”。天皇召其垂询。山县奏道:

“诸君所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新法练兵,只采西方军事之长。凡天下事物皆有长有短。西方军制长于军事技术,有利于强大吾军之体。而西方民主思想,则迷本忘真,煽惑众,不适合吾国之

情，此为短也。吾军旧制，光怪陆离，庞杂且繁，无益于增强军力，此为其短。但吾国武士道之精神，则远胜于西方民主之潮，有利于吾军麋集于天皇大纛之下，协力奋战。军队恰比人也。人有头脑与体魄，诸种行为莫不受制于头脑，无头则不行是也。然徒有头脑，四肢乏力，纵有鸡却不能缚，与废人何异？军队亦然。故而臣采西学为用，固国学之体，以求陛下有“一支恪守尊皇、武国、征战、尽忠原则之军队。果然，吾军则无敌于天下。”

天皇听后，大喜道：“卿言极是，深合朕意。军队若能如此，朕则高枕无忧，国家乃大幸。但事不宜迟，在于速决。望卿念社稷之重，全力勿疑练兵。再有敢言卿之过者，朕将不见。”

这样，山县用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练兵，用封建武士道精神治军，使日军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野蛮性、疯狂性、顽固性和勇敢性。

富国强兵后，日本开始把矛头指向朝鲜。他们已不满足在朝鲜开几个通商口岸，而是欲占领朝鲜，进攻中国。

朝鲜本是中国的藩国。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叛军夺城占邑，声势浩大，直逼首都汉城。朝鲜政府大震，立即根据惯例，电报清政府，请求派军队入朝剿杀叛军。日本闻讯后喜不自禁，道：“时机到了。”指令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政府：

“近来朝鲜内乱严重，贵国已派兵入朝，声称朝鲜是贵国的属国，但这一点，敝国并不承认。因此，敝国亦当遣将出兵朝鲜。特此照会如上。”

时中国清廷在一花甲老妇叶赫那拉氏统治之下，此人心狠手辣，顺吾者昌，逆吾者亡，满朝文武噤若寒蝉。那拉氏有一怪癖，对国人狠，对洋人善，凡西方来者，莫不敬之如宾，而不管敌友，当时她正要举行六十大寿的庆典，哪有心与日本争短论长，于是对日本的要求，一味妥协退让。日本见状，气焰更为嚣张，进一步要挟清廷同意朝鲜按日本的计划实行改革。那拉氏对日本的一味纠缠，看作